

情归何处

一八三八年七月的月中，一辆四轮双座轻便马车行驶在大学街，这种车子是新近在巴黎街头时兴的，人称“爵爷车”，车车载着一位男子，此人中等个子，身体肥胖，身着国民自卫军上尉军服。

都说巴黎人风雅至极，可他们中竟还有人以为身着军装比便服要神气得多，心想女人们趣味都相当怪，一见到高顶饰羽军帽和一身戎装，准会为之心动，顿生好感。

这位第二军团上尉的脸上，流露出一副志满意得的神态，红通通的肤色和胖乎乎的脸膛愈发显得神采奕奕。仅靠做买卖发的财投在歇业老板额头上的那圈金光，人们便可猜到这准是个巴黎飞黄腾达的红人，至少当过本区的区长助理。不用说，在他像普鲁士人般傲然高挺的胸前，自然少不了荣誉勋位的那条绶带。

这位身佩勋饰的男子傲气十足地坐在爵爷车的一角，朝行人投去游离的目光，在巴黎，行人们常能捡到可人的媚笑，可那是献给不在身旁的美人儿的。

爵爷车行至贝尔夏斯街和布尔高涅街中间的一段，停在一座大宅前，这座房子是在一家旧府邸的院子里新建的。旧府邸附有花园，原初的布局丝毫未动，坐落在被占去了一半的院子深处。

单凭上尉下车时受车夫伺候的模样，一眼便可看出此人已经年过半百。明显笨手笨脚的举止就像出生证一样，泄露了人的年龄。

上尉又把黄手套戴上右手，没有向门房打听一声，便径自朝府邸底层的台阶走去，那神气仿佛在说：“她是我的！”

巴黎的门房都有非凡的眼力，只要是佩戴勋饰、身着蓝色制服、步履沉稳的人，他们从不阻挡；反正，凡是有钱人，他们都辨

认得出。

府邸的整个底层住着于洛·德·埃尔维男爵老爷一家，在共和时代，男爵曾任军费审核官，也当过军需总监，如今是陆军部一个最重要的部门的头儿，又是国务参事，获得荣誉团二等勋位……

于洛男爵以自己的出生地德·埃尔维为姓氏，以示与他兄弟的区别，其兄是赫赫有名的于洛将军，曾任帝国禁卫军掷弹兵上校，一八〇九年那场战役后，被皇帝封为德·福兹海姆伯爵。

后被封为伯爵的长兄有义务照顾弟弟，他似父亲一般存有远虑，早早将其弟安插进一个军事机构，由于兄弟俩共同效力，最终男爵得到了拿破仑皇上的恩宠，不过，他对此也问心无愧。早在一八〇七年，于洛男爵便当上了远征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

国民自卫军上尉按过门铃，身上的制服被鼓得像只梨子似的大肚子绷扯得前翻后卷，他费尽力气，想把衣服整理服帖。一个身着号衣的仆人一见到他，立即请他入府，于是，这位神气活现、威风凛凛的男子便随着仆人往里走，仆人一边打开客厅大门，一边通报说：“克勒维尔先生到！”

这名字跟主人的模样实在般配，令人叫绝^①，一听到这个名字，一个高身材、金头发、保养有方的女子像是受了电击一般，猛地站起身来。

“奥丹丝，我的小天使，跟你的贝姨到花园去吧。”那女子急忙朝在她身旁几步远的地方刺绣的女儿，说道。

奥丹丝·于洛小姐仪态优雅地给上尉行了礼，领着一个干瘪瘪的老姑娘从落地窗走出客厅，老姑娘看上去比男爵夫人还苍老，虽说实际年龄要小五岁。

“事关你的婚姻大事。”贝姨凑近小外甥女奥丹丝的耳朵说道，看她的样子，对男爵夫人刚才根本不把她当一回事，随便把她们俩打发出门，好像并不生气。

^① 克勒维尔的法文为“Crevel”，与“crevé”音相近，“crevé”有“胖得要命”的意思。

贝姨的穿着，也许可以说明她何以受到如此随意的对待。

老姑娘身着一一条美利奴羊毛裙，裙子呈科林斯葡萄干的颜色，老掉牙的款式和镶缘都是王政时代的，一条绣花布领恐怕只值三个法郎，一顶缝着蓝缎结的草帽，四周镶着草梗，在中央菜市场卖菜女的头顶也常可看到。一双山羊皮鞋，看那式样，准是出自末流的皮匠之手，一个外人见了确实会有顾虑，不敢把贝姨当作主人的亲眷给她行礼，因为她活脱脱一个做散活的女裁缝模样。不过，老姑娘出门时，还是很亲热地跟克勒维尔先生打了个招呼，克勒维尔先生会心地点了点头。

“费希小姐，您明天一定会来的，是吧？”他问道。

“府上没有别的客人？”贝姨反问了一声。

“就我的几个孩子，还有您。”克勒维尔先生答道。

“好，我一定去。”她回话说。

“行了，太太，现在听您吩咐。”自卫军上尉又给于洛男爵夫人行了个礼，说道。

说罢，他朝于洛太太膘了一眼，活像伪君子塔丢夫朝爱弥尔飞去的眼风，在普瓦提埃或吉坦斯城，外省的戏子演这个角色时，总觉得非这样膘一眼，才能表现出角色的内心。

“请跟我来，先生，在那儿谈事比在客厅要方便得多。”于洛太太一边指了指隔壁的房间，一边说道，按房子的布局，那准是间打牌用的小客厅。

大小客厅只隔了薄薄的一层板壁，小客厅的窗户正对花园。于洛太太让克勒维尔先生稍等片刻，觉得应该先把小客厅的门和窗户关严，以免有人在那儿听到什么。她甚至还多了个心眼，把大客厅的落地窗也关上了，一边朝女儿和贝姨望了望，只见她们俩一起坐在花园深处的一座旧亭子里。她走回小客厅，顺手把小客厅的门打开，这样，若有人进来，可以听见大客厅开门的声响。

男爵夫人就这样出出进进，没有旁人留意她，任自己的整个心思都挂在脸上；若有人看见她这副焦躁不安的样子，恐怕会大吃一

惊。不过，当她关上大客厅的门回打牌用的小客厅时，脸上马上蒙起一道持重的面纱，显得神秘莫测，凡是女人，哪怕是最直露的，好像随时都可换上这副面孔。

男爵夫人就这样忙乱了一番，至少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国民自卫军上尉独自待在小客厅里，打量着里面的陈设。

丝绸窗帘原本是红色的，给阳光照得已经发紫，窗帘用的年代已经很久，连褶裥都磨破了；一块地毯褪得不见了颜色，几件家具金漆剥落，上面铺的大理石花纹丝绸面子污迹斑斑，有的地方也已磨得一丝一丝，一看到这一切，上尉那张发迹的老板庸俗乏味的脸遂不加掩饰地流露出高傲、自得，继又充满希望的神色。

一个帝政时代式样的座钟上方有面镜子，上尉照着镜子，着实自我端详了一番，这时，传来一阵丝裙的窸窣声，向他通报男爵夫人就要进门。

他连忙摆好了姿态。

男爵夫人进屋坐在了一张双人沙发上，沙发小巧玲珑，在一八〇九年那阵子，当然还是很漂亮的，她指了指一把椅子，让克勒维尔坐下，椅子的扶手尽头饰着斯芬克斯头像，上面青铜色的油漆一块块剥落，有的地方已经露出了里面的白木。

“太太，您这样小心提防，像是个好兆头，是在接待……”

“接待情人。”男爵夫人张口打断了自卫军士尉的话。

“这个词还不够劲，”他说道，一边把右手放在心口，转动着两只眼睛，这副表情，要是哪位女人冷眼看了，十有八九会见笑的。“情人！情人！说的是神魂颠倒的情人吧？”

两亲家

“听着，克勒维尔先生，”男爵夫人正经有余，哪能笑得出声，她继续说道，“您今年五十，比于洛先生小十岁，这我知道；可到了我这个年纪，一个女人再要发疯，总得有点理由，比如对方英俊，年轻，有名望，有功绩，有点什么辉煌的东西，能一时迷住了我们，让我们忘了一切，甚至记不得自己有多大年纪。虽然您每年都有五万利弗尔入账，可您的年纪把您的财富给抵消了；说到底，一个女人要求有的，您可是一件也没有……”

“可爱情呢？”自卫军上尉站起身子，走上前去说道，“爱得都……”

“不，先生，那是一厢情愿！”男爵夫人连忙打断了他的话，想结束这个荒唐的场面。

“对，是一厢情愿，也是爱，”他继续说道，“不过，也有更强的东西，我有权利……”

“权利？”于洛太太嚷了起来，一脸鄙夷、蔑视、愤慨的神态。

“哼，这种口气，我们永远也没个完，”她继续说道，“我让您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谈过去的那件事，想当年，尽管我们是亲家，为了那事，您可是不得再登我家门的……”

“我以为……”

“又来了！”她说道，“先生，什么情人，什么爱情，所有那些对一个女人来说再也麻烦不过的事情，您看我提起时那副轻松、超脱的样子，难道就不明白我是真个儿铁了心，永远做一个守德的女人吗？我什么也不怕，我关着门，跟您在一起，也不在乎别人怀疑什么。这种操行，难道一个软弱女子会有吗？您完全清楚我为什么

请您来！……”

“不，太太。”克勒维尔摆出一副冷冷的面孔，答道。

他抿紧了嘴唇，摆好了平常的姿势。

“那好！我说几句话就完，免得我们俩都遭罪。”于洛男爵夫人看着克勒维尔说。

克勒维尔行了个礼，充满了讽刺意味，要是内行看了，准能认出那是一个旧跑街的姿态。

“我们家的儿子娶了你们家的女儿……”

“要是能反悔就好了！……”克勒维尔说。

“这门亲事放在现在，恐怕就办不成了。”男爵夫人接过话说道，“不过，您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儿子不仅是巴黎一个第一流的律师，而且一年前还当上了议员，在国民议会的头开得相当精彩，可以推测，不久就可当个部长。维克托朗已经先后两次被任命为重要法案的报告人，若他愿意，现在就可当上高等法院的代理检察长。要是您还跟我说什么您女婿一没有财产……”

“一个我不得不接济的女婿，”克勒维尔说道，“这在我看来更糟糕，夫人。给我女儿的五十万法郎的陪嫁中，有二十万已经没了，天知道都用到哪儿去了！……拿去还您公子的债了，花钱把屋子装修成那种怪样子，一座房子花了五十万法郎，可一年勉强只有一万五千法郎的收入，因为屋子最漂亮的那部分他留着自己住了，如今还欠二十六万……收入差不多只能抵销债务的利息。今年，我已经给了我女儿两万法郎，好让她把日子将就着过下去。至于我女婿，据说他在法院有三万法郎的收入，可他却要为国会而看轻法院……”

“这嘛，克勒维尔先生，又是节外生枝，跟我们谈的话题扯远了。不过，还是把话说完吧，要是我儿子当上部长，授给您荣誉团二级勋位，任命您为巴黎市参议员，您这个原来做化妆品生意的，该不会再有什么抱怨的吧……”

“啊！说到这事，太太。我是个卖杂货的，开过铺子，卖过杏

仁膏、葡萄牙香水，还有头油，别人肯定会觉得我很荣幸，能给我的独生女攀上于洛·德·埃尔维男爵老爷的公子，我女儿日后可是男爵夫人呀。这可是摄政王，是路易十五，是王家的派头！好极了……我喜欢塞莱斯蒂娜，对独养女，谁都是这样喜欢的，我太喜欢她了，都没有想给她添一个兄弟姐妹，在巴黎，鳏居可不容易（而且还正当壮年，太太！），那苦头我也忍了，可是，您要清楚，尽管我对女儿爱得发疯，我也决不会为您儿子动我的财产，在我这个以前做过买卖的人看来，他的花销可是不明不白……”

“先生，此时在商业部，您就能见到博比诺先生，那个原来在隆巴尔街开药铺的。”

“那是我朋友，太太！……”歇业的化妆品商说道，“因为本人，塞莱斯坦·克勒维尔，曾是塞撒·比洛托老爹的大伙计，我后来买下了比洛托的整个营业资产，那人就是博比诺的岳父，当时博比诺在店里是个普通伙计，这事还是他跟我说起的，他这个人呀（得说句公道话），对那些办事规矩，每年有六十万法郎进账的人，并不是那么傲气十足。”

“哎呀！先生，您刚才说什么摄政王派头，用这个词形容的观念已经不入时了吧？如今可是以个人的价值来论人的。您当初把女儿嫁给我儿子，走的就是这一着……”

“您才不知道那门亲事是怎么定下的！……”克勒维尔高声道，

“啊！该死的单身汉生活！要不是我一时越了轨，我的塞莱斯蒂娜如今早是博比诺子爵夫人了！”

“不过，我再说一遍，早就成了的事，我们就别再挑剔了。”男爵夫人口气坚决地说，“还是谈谈您干的缺德事吧，您不近人情把我给气死了。我女儿奥丹丝的婚事本来能成的，那完全取决于您，我一直以为您这人宽宏大量，对一个心里头只挂念着她丈夫的女人，我想您一定会公正对待。一个有可能损害她名誉的男人，她实在不能接待，她不得不这样做，我想您也会明白，我还以为看在亲家的分上，您会热心地促成奥丹丝跟勒巴参议员的婚事……而您呢，

先生，您却存心毁了这门亲事……”

“太太，”老化妆品商回答道，“我那样做，纯粹是个正派人。他们来向我打听，问准备给奥丹丝小姐的二十万法郎陪嫁会不会兑现。我回答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不能担保。于洛家让我女婿出那笔嫁妆，可他自己都背了一身债，我觉得要是于洛·德·埃尔维先生明天离世，他的寡妇就没有吃的了。’就这话，美丽的夫人。”

“要是我为了您而失了妇道，先生，您还会说那种话吗？……”于洛太太双眼紧盯着克勒维尔，问道。

“那我也许就没有权利那样说了，亲爱的阿德丽娜，”怪里怪气的情人打断了男爵夫人的话，高声说道，“因为那样一来，就能在我的钱袋里得到那份陪嫁了……”

肥胖的克勒维尔话必有据，他说着跪倒在地，亲吻了于洛太太的手，见她默不作声，还以为她心里犹豫不决呢，可这是被他那番话气的。

“为了买我女儿的幸福，代价是……啊！起来，先生，要不我按铃了。”

老化妆品商费了很大劲才站起身。这种场面使他怒火中烧，他连忙又摆好了架势。凡是男人，大都会拿架子，自以为可以借此突出自然赋予他们的各种优势。克勒维尔的所谓架势，就是像拿破仑那样双臂一叉，脑袋侧过四分之三，如画家给拿破仑画像时安排的那样，把目光投向天边。

“守德，”他装出很气愤的样子，说道，“守德，为了一个放荡的……”

“是为了丈夫，先生，一个值得我这样做的丈夫，”于洛太太连忙打断克勒维尔的话，不让他把那个她不愿听到的词说出口。

“听着，太太，您写信让我来，您想要知道我那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看您这副皇后的神气，这副傲慢，蔑……蔑视的架子，把我逼得无路可走！莫不是说我是个黑鬼吧？我再给您说一遍，请相信我，我有权向您……向您求爱……因为……噢，不，我太爱

您了，不能不说……”

“说吧，先生，再过几天我就四十八岁了，我还不至于傻到假正经的地步，什么话我都可以听……”

“那么，您能否以您作为一个正派女人的名义来保证……唉，对我来说真不幸，您确实是个正派的女人，您能否保证绝不说出我的名字，说是我告诉您这个秘密？……”

“若这是道出秘密的条件，那我发誓，等会儿您告诉我的，哪怕是天大的事，我也绝不对任何人，包括对我丈夫，说出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我相信，因为这事关您和他……”

于洛太太脸色刷的发白。

“啊！要是您还爱着于洛，那您就要受苦了！您想我说还是不说？……”

“说吧，先生，因为在您看来，事关重大，是要向我表白您为什么对我说那番离奇的鬼话，又为什么死缠着要折磨一个像我这把年纪的女人，折磨一个只想把女儿嫁出去，就……就可安心死去的女人！”

“您瞧，您是不幸吧……”

“我，先生？”

“对，漂亮而又高贵的人儿啊！”克勒维尔高声道，“你是太苦了……”

“先生，闭嘴，出去！要不就规规矩矩地跟我说话。”

“太太，您知道于洛老爷和我是怎么相识的吗？……是在我们的情妇家，太太。”

“噢！先生……”

“在我们的情妇家，太太，”克勒维尔用夸张的语气又重复了一遍，并变换了他的姿态，用右手打了个手势。

“那好！后来呢，先生？……”男爵夫人说道，口气冷静，令克勒维尔惊讶不已。

用心卑鄙的诱奸小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伟大的灵魂。

若赛花

“我呀，那时已经当了五年鳏夫，”克勒维尔继续说道，就像是要讲故事一般，“考虑到我所钟爱的女儿的利益，我不想再结婚，当时，我在外面有一位很漂亮的售货女郎，我不愿意在家里有什么瓜葛。于是，我弄了一处备有家具的房子，就像人们所说的，供养了一个小女工，只有十五岁，长得美丽极了，简直是个奇迹，得承认，我爱她爱得像丢了魂似的。后来，太太，我把亲姨（是我母亲的亲姊妹）从老家请了来，让她陪我那个迷人的小精灵一起住，看着她，好让她安于那种，怎么说呢？那种……妙不可言……噢不，那种没有名分的生活，尽可能乖乖的！……小精灵明显有音乐天赋，先后请了几位教师，接受教育（也得让她有事忙呀！）。再说，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和恩人，也当，就明说了吧，也当她的情人；反正是一举两得，既做了好事，也得了个好朋友。我就这样过了五年的幸福日子。小精灵天生有副好嗓音，那简直可以让一家戏院发财。我无法形容她，除了说她是女儿身的杜普雷^①。仅仅为了让她发挥歌唱家的天赋，每年就花了我两千法郎。她弄得我迷上了音乐，我在意大利人大戏院给她和我女儿租了个包厢。我每天都去，一天跟塞莱斯蒂娜，一天陪若赛花。”

“怎么，就是那个走红的女歌唱家？……”

“是的，太太，”克勒维尔骄傲地说，“那个了不起的若赛花的一切全靠了我……后来到了1834年，小精灵满二十岁，我以为已经永远拴住了她的心，对她我也实在太宠爱了，我想让她开

^① 杜普雷（1806—1896），法国男高音歌唱家，1837—1847年间是巴黎歌剧院的头牌演员。

心，让她出门去会一个漂亮的女戏子，那小姑娘叫贞妮·凯迪娜，命运跟若赛花有些相似。那个女戏子的一切也都是亏了一个靠山，是那靠山一点点栽培了她。那靠山就是于洛男爵。”

“这我知道，先生，”男爵夫人说道，声音平静，没有丝毫变化。

“啊！唉！”克勒维尔愈发惊讶，嚷叫道，“好！可您知道贞妮·凯迪娜才十三岁，您那个魔鬼男人就养了她？”

“噢！先生，后来呢？”男爵夫人问道。

“贞妮·凯迪娜跟若赛花结识那一年，”老化妆品商继续说道，“她们俩都是二十岁，早在一八二六年，男爵就玩起了路易十五跟德·洛曼小姐玩的角色，那个时候，您比现在可要年轻十二岁……”

“先生，我自有理由让于洛先生自由。”

“这种谎话，太太，它无疑足够把您犯过的罪孽一笔勾销，给您打开天堂之门。”克勒维尔反唇相讥，一脸狡猾的神色，男爵夫人顿时红了脸。“高贵而又可敬的太太，这话跟别人说去吧，可不要骗克勒维尔老爹，您要清楚，他跟您那个恶鬼丈夫花天酒地，四个人一起混的时间可是太多了，不会不知道您的价值所在！一杯酒下肚，他会责备起自己来，跟我细说您的那些美德。噢！我太了解您了：您是个天使。在一个芳龄二十的姑娘和您之间，一个好色之徒会动摇，我可不会犹豫。”

“先生！……”

“好，我不说了……可要知道，崇高的圣女，当丈夫的一旦喝醉了，都会在情妇面前说太太的事，什么都往外抖，笑破她们的肚子。”

几颗羞耻的泪珠从于洛太太美丽的睫毛间流出，国民自卫军军官戛然打住，一时忘了再摆好姿势。

“我再往下讲，”他说道，“多亏我们那两个妖精，男爵和我交上了朋友。男爵和所有色鬼一样，和蔼可亲，真的是个好好人。噢！这个怪家伙，真让我喜欢。不，他鬼心思可不少……算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们成了好兄弟……这个恶鬼，完全是

摄政时代的习气，想方设法把我往坏里引，在女人方面，向我宣扬圣西门主义的那一套，灌输一些观念，什么大老爷啦，什么风流啦；可是，您知道，我当时爱着我那个小宝贝，恨不得娶了她，若不怕有孩子的话。我们这两个做爸爸的，又是……那么好的朋友，您说我们怎么会想结个亲家呢？他家公子跟塞莱斯蒂娜成亲三个月后，于洛（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卑鄙的小人！他把我们俩都给骗了，太太！……），哼，那个卑鄙的小人把我的小若赛花给夺走了。当时，贞妮·凯迪娜越来越走红，很招摇，那个混账清楚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已被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和一个艺术家（真绝！）所取代，于是，偷走了我可怜的小情人，她多漂亮可爱啊！您肯定在意大利人歌剧院见过她，她就是靠那个混账的面子进了那个戏班子。您家男人不如我那么有分寸，我呀，就好比一张五线谱那样，约束着自己（他已经为贞妮·凯迪娜破费了不少，每年差不多要花三万法郎）。噢！您要明白，他为了若赛花，终于弄了个倾家荡产。太太，若赛花是个犹太女子，她姓弥拉伊（实际上是把伊拉弥颠倒过来用），这是个犹太人的标记，以便别人能够辨认，因为她是个弃婴，小时候被丢在德国（据我的调查，证实了她是一个富有的犹太银行主的私生女）。那个戏班子，特别是贞妮·凯迪娜、舍恩兹夫人、玛拉嘉和卡拉比娜之流教给了我的宝贝对待老头子的那一套，在她身上激起了她的老祖宗希伯来人喜欢金银珠宝，崇拜金犊偶家的本性！在这之前，我一直管束着她，她走的是条规矩的道，而且也不多挥霍。可这个名歌女，后来变得贪得无厌，一心想要富，想很富很富。这样一来，别人为她挥霍的钱，她一个子儿也不乱花。她拿于洛老爷开刀，把他剥个精光，噢！说是剥，那叫刮！那条可怜虫，跟凯莱家的一个兄弟，还有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斗了一阵，这两个家伙当时都迷着若赛花，且不提那些崇拜她的无名鼠辈了，后来又出了个有钱有势、保护艺术的公爵，眼睁睁地把她夺了去。那个公爵，您叫他什么来着？……一个侏儒？啊！叫德·埃鲁维尔公爵。那个大老爷想一人独霸若赛花，风月场上的人议论纷纷，可

男爵却一无所知；他呀，不管是风流事，还是在别的方面，都是这个德性：这种事，情夫和当丈夫的一样，总是最后一个明白。现在，您理解我说的权利了吧？美丽的太太，是您丈夫夺走了我的幸福，夺走了我鳏居以来唯一的欢乐。是的，若不是我倒霉撞上了那个老色鬼，若赛花现在还会在我手里。您知道，我这人是决不会让她进戏班子的，她一辈子会默默无闻，安分守己，只跟着我。噢！要是您八年前见到她，瞧那模样，苗条的身段，活泼的性格，金黄的肤色，就像人们说的美如安达卢西亚女子，乌黑闪亮的头发似锦缎一般，褐色的长睫毛，眼睛闪闪发光，优雅的举止，像个公爵夫人，人虽穷，但朴实，规矩，像头野鹿那样可爱。全怪于洛老爷，她的那些魅力，那份纯洁，全都成了诱狼的陷阱，吞钱的暗窟。小丫头如人们所说，成了淫荡之母。如今，她是满嘴荤腥，可以以前她是什么也不开窍，连这个说法也不懂！”

这时，老化妆品商眼里噙着泪水，他抹了抹。这实实在在的痛苦对于洛太太起了作用，她从恍惚中醒了过来。

化妆品商顿起恻隐之心

“唉！太太，人活到五十二岁，能再得到这种宝贝吗？到了这个年纪，爱是要代价的，每年三万法郎，我是通过您丈夫知道这个数目的，至于我，我太爱塞莱斯蒂娜了，不想让她给毁了。您招待我们的第一个晚上，我一见到您，心里真不明白那个恶鬼于洛怎么还要养一个贞妮·凯迪娜……您的风韵，宛若皇后……那时，您还不到三十岁，太太，”克勒维尔继续说道，“在我眼里，您年轻，又漂亮。说实话，那一天，我整个心都被触动了，我对自己说：‘要是我没有若赛花，既然于洛老头把他妻子抛在一边，那她对我来说岂不正合适，就像手套一样合手。’（啊！对不起！这是我过去当生意人时用的比喻。我有时会露出化妆品商人的本性，就是这毛病断了我当议员的念头。）在我们这样两个老怪物之间，朋友的情人应该是神圣的，所以，当我蒙受了男爵如此卑鄙的欺骗之后，我发誓一定要把他妻子夺到手。这叫公道。男爵决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俩就算扯平了。可是，我刚一开口向您倾诉衷肠，您就把我当作一条癞皮狗，撵出了门。可这一点，您加倍激起了我的爱，要是您愿意，也可以说是一厢情愿，您一定会属于我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但会的。您要明白，太太，一个做化妆品买卖的（已经不干了！），虽说愚蠢，可脑子里要是只有一个死念头，可比一个有千百个主意的聪明人更厉害。我是迷上您了，而且我那个仇，非在您身上报不可。这就等于我有了双倍的爱。我是铁了心了，跟您敞开心窝说明话吧。就像您对我说：‘我绝不会是你的。’我跟您说话，也是一样冷静。反正，像俗话说的，我是把牌明摊在桌上打。

是的，您迟早一定会是我的……噢！您即使到了五十岁，也一定会做我的情妇！一定会的，因为我在等着呢，您丈夫什么都做得出来……”

于洛太太朝这个精于算计的老板投去惊骇的目光，那目光直定定的，他以为她疯了，连忙打住话头。

“您这是存心找的，您一点儿也瞧不起我，总跟我作对，我说白了吧！”刚才那几句话实在太毒，他觉得有必要辩白一下。

“噢！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啊！”男爵夫人喊叫道，听她那声音，就像要死了似的。

“啊！我真的什么也弄明白了！”克勒维尔继续说道，“把我的若赛花给夺走的那一天，我就像是只被抢走了虎子的母虎……噢，我就像我现在看到您的这副样子。您女儿！对我来说，那可是把您弄到手的一个工具。是的，我存心毁了您女儿的婚事！……您若不要我的帮助，她这一辈子就嫁不出去！不管奥丹丝小姐有多漂亮，她总得有份陪嫁……”

“唉！是呀！”男爵夫人抹了抹眼睛，说道。

“那好！您试一试，向男爵要一万法郎，”克勒维尔又摆好姿态，继续说道。

他停了片刻，就像是演员刻意一顿。

“要是他有，也只会给若赛花之流的某个女人！”他故意提高了他那男中音，说道，“走上他这条道，会停得下来吗？首先，他是太好色了！（如我们的国王所说，凡事都有个度。）其次，又掺杂有虚荣心！真是了个了不起的男人！为了自己作乐，他会把你们都弄到睡草垫的地步。再说，你们已经走上去济贫院的路了。瞧瞧，打从我不踏您家门之后，您客厅里的家具再也没能换过。遮家具的布套上那些镶边，无不在诉说‘拮据’两个字。体面人家穷起来，那是最可怕的，见了这没遮盖好的穷家底，哪个女婿会不吓得往外跑？我当过店老板，我很在行。巴黎的商人只要瞧一眼，就能看出真的富还是面子上富……您是没钱了。”他低声说道，“这从什么

上都能看得出来，连在您仆人的衣服上也看得出。您要我给您揭开一直瞒着您的可怕的秘密吗？……”

“先生，”于洛太太泪水流得把手绢都要湿透了，说道，“别说了！别说了！”

“唉！我女婿把钱给了他父亲，这就是我开始说您儿子的所谓开销时，想告诉您的。可我一直照看着我女儿的利益……您放心吧。”

“啊！女儿一嫁出去，我就去死！……”可怜的女人完全失去了控制，她这样说道。

“好吧！这就给您出个主意？”克勒维尔问道。

于洛太太看着克勒维尔，双眼充满期待，脸上的表情也跟着变了，仅凭这一转眼间的变化，恐怕也应该使克勒维尔生出一丝恻隐之心，放弃他那荒唐的计划。

如何才能把没有家财但漂亮的女儿嫁出去

“再过十年，您还会很漂亮，”克勒维尔摆好架势继续说道，“只要您对我好，奥丹丝准能嫁出去。我刚才跟您说过，于洛给了我这个交易的权利，没什么好客气的，他也不能生气。三年来，我的资本增了值，因为我虽然放荡，但也是有节制的。除了家产之外，我总共有三十万法郎的进账，全归您……”

“出去，先生，”于洛太太说道，“出去，再也不要在我面前出现。要不是您逼得我非要弄个水落石出，弄清您在奥丹丝的婚事上都干了什么卑劣的勾当……是的，是卑劣……”她见克勒维尔做了个手势，紧接着说道，“不然，怎么会转而对一个可怜的姑娘，一个漂亮无辜的孩子下毒手呢？……要不是做母亲的心头像挨了一刀，非要弄个明白，您今天绝对不可以再跟我说话，再踏进我的家门。一个女人三十二年的名分和忠贞，决不会毁在克勒维尔先生的手下……”

克勒维尔含讥带讽地接过话说道：“鄙人为老化妆品商，塞撒·比洛托的继任，圣奥诺雷街的‘玫瑰王后’店老板，前区长助理，国民自卫军上尉，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得主，跟我的前任绝对一样……”

“先生，”男爵夫人继续说道，“二十年的忠贞不贰之后，于洛先生有可能厌倦他的妻子，这只关我自己的事；可是，先生，您瞧，他对自己的不忠行为掩饰得实在好，因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他取代了您在若赛花小姐心间的位置……”

“噢！”克勒维尔嚷了起来，“是以金钱为代价，太太……两年来，那只小莺可花了他十万多法郎。啊！您还没到尽头呢……”